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

梵天庐丛录

（二）

● 柴小梵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3292.4 /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柴小梵 著

梵天庐从录(二)

山西古籍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总顾问 钟敬文
顾问 来新夏 邓云乡 姚奠中
宁宗一 李修生 陈诏
张凤瑞
策划 张安塞 原晋
主编 孙安邦
副主编 张继红
编委会 王灵善 宁志荣 孙安邦
刘幼生 张安塞 张继红
赵梅生 原晋 常士功
落馥香

(编委会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画卦，画圈人山飞娘等。蹲山是真山是不。事主曰何寄。寄处奉天奉地百，卦爻八卦数令臣。要姓卦爻改
卷二 颂八，至文郎。至文郎自愧肺虫，人以青面
 谱牒，青二土卖”。即大魏山王祖一，爬毛坐苗郎，清
 岁当，融洽改聚其明然，分浊非者朝朝，运庭。猿一
 此，清沈机。
 沈机谱百十沃岩，青公青青鞠娘从同发。矣寄人
 卦爻浪育固，青之幽幽映然。由亂不，解嘲脚率嘲嘲
 明自甲申后，大江南北诸生举义旗勤王者，所在皆是，鲁春秋备记之。其韬迹岩壑姓名逸而不传者，亦不可胜数。若梅溪海鸥沈公，其一人也。公讳机，跌宕有大志。善双剑，尝月夜拔剑醉舞，白光旋绕，客争以朱橘投之，颗颗皆破，而无一及身者。渡江，从唐王，事败，乃归。逃于酒，工草书，奇伟在旭、素间。有诗集四卷，在张勤文家，公原稿也，世无刻者。其为诗，不事修饰，而气魄雄伟，不可一世。如《从军行》云：“朝从军，暮从军，从军之乐君不闻。长枪大剑尔何用，灵丹铸我不死身。古来甲胄本多事，裸体重围我何忌。朝来起马献阙廷，绣服当胸书勇字。诸侯相酌黄金杯，马前箫鼓喧如雷。道旁爷娘不须哭，此去西陲破如竹。朝擒左贤王，暮获南单于。封侯稳取印如斗，归献高堂明珠珠。”又《包灯行》云：（按包壮行，扬人，崇祯癸未进士，官工部主事。喜叠石为山。能剪采作人物宫殿车马为灯，夜燃烛，望之，俨大痴云林墨妙也。世传其法，名其灯曰包家灯。）“君不见隋家剪彩亡天下。如

明自甲申后，大江南北诸生举义旗勤王者，所在皆是，鲁春秋备记之。其韬迹岩壑姓名逸而不传者，亦不可胜数。若梅溪海鸥沈公，其一人也。公讳机，跌宕有大志。善双剑，尝月夜拔剑醉舞，白光旋绕，客争以朱橘投之，颗颗皆破，而无一及身者。渡江，从唐王，事败，乃归。逃于酒，工草书，奇伟在旭、素间。有诗集四卷，在张勤文家，公原稿也，世无刻者。其为诗，不事修饰，而气魄雄伟，不可一世。如《从军行》云：“朝从军，暮从军，从军之乐君不闻。长枪大剑尔何用，灵丹铸我不死身。古来甲胄本多事，裸体重围我何忌。朝来起马献阙廷，绣服当胸书勇字。诸侯相酌黄金杯，马前箫鼓喧如雷。道旁爷娘不须哭，此去西陲破如竹。朝擒左贤王，暮获南单于。封侯稳取印如斗，归献高堂明珠珠。”又《包灯行》云：（按包壮行，扬人，崇祯癸未进士，官工部主事。喜叠石为山。能剪采作人物宫殿车马为灯，夜燃烛，望之，俨大痴云林墨妙也。世传其法，名其灯曰包家灯。）“君不见隋家剪彩亡天下。如

何包主事，不爱山真爱山假。移取江山入图画，化画为灯供我耍。到今遗法广流传，百巧争先奉纨袴。寄语看灯人，此制创自明文臣。明文臣，八股生，官工部，职在组与𬘓，一座江山绣大明。”读上二诗，窥豹一斑。或云，海鸥诗非所长，然即其豪迈奇崛，当以人传矣。试问从贼降清诸公诗，岂无十百倍海鸥者，为海鸥捧砚卸靴，不屑也。然则海鸥之诗，固有所以传者在矣，而工拙何论哉。

二 张煌言

张苍水煌言，明亡后，从监国海上，及复败，清军索之急。有诣军门者，自称曰：“吾明朝张司马也，来就死。”谈笑受戮。一时传公已死，不知实为公规脱死计也。鲁王既薨，公居海中之悬罌。悬罌峭壁千寻，莫能窥者。所居畜双猿，时缘木杪，以候动静，见船在十里之外，猿急号，公得为备，乃从中宵绕山之背。暗中猿不及觉，遂执公至会城，从容殉节死。此见骈蕪道人《杂记》。道人自谓从沈梅史《胜国传略》录出者。《胜国传略》未闻刊行，道人藏有节抄本云。呜呼！世宇沧桑之际，孤臣志士，每抱死灰复燃之心。张公之不死，岂畏死哉？固有待也。至《胜国传略》之不刊以行世者，殆以当日文网致密，士大夫一举一动，每有蹈不测险以死，此等著述，遂严藏如壁中。今者故

国光复，可无忌讳矣。此书何在？留心文献者，其有意及之。

三
沈宸荃，晋四梁单镇武武代人。余氏兄襄，善篆五真隶，士学大儒宋先生。入印嘉善号，生襄字一，善行书。乡先哲沈友荪给谏宸荃，家在师桥之塘角斗。福王立南京，公疏陈五事，皆切时病，已论群臣丑正党邪，请王卧薪尝胆，为雪耻报仇计。时朝政大乱，公独謇谔持正，为要津所疾。后从鲁王泛海，遭风没死。初公未达时，居乡有大节。族子某，以诗文雄，垄断地方事，乡里苦之，然无敢撄其锋者。公以法诱胁之，转为所辱，公愤甚，得间手刃之，一乡哗然。有司絷之去，公手状某不法事。及绅衿周比状，令为色动。以详于上，敕贷死系狱。年馀，遇赦出。呜呼！吾乡近日学术衰微，士德日下，号称缙绅者，顽钝集垢，以机巧险诈相尚。苟有能干大府持公务以耀闾阎者，则群马渠率奉之，以相比而相私，安得沈公复起，以表率士类哉！

四
张家玉，增志交游部，音派相同。矣。御河衣襟志其公；玉益自，越民，同兆人举；汲耽榜，欲振号拂；汲张子无家玉，广东之东莞人，崇祯十六年癸未，年十九，成进士，改庶吉士。国变，号哭于东华门，衣斩衰，口呼先皇帝不置。贼义之，纵之逸，遂南归。隆

武帝立于闽，授翰林院编修，兼吏户兵三科给事中，为御营赞画。俄奉使至粤，而闽陷，未覆命也。永历元年，拜兵部尚书，道阻未赴。李成栋陷广州，先生拔东莞，募兵万馀人，分为龙虎犀象四营，与程子壮、（字秋涛，一字集生，号海滨旧人。时授东阁大学士，驻兵五羊驿。后为清兵败，被执，至广州死。其太夫人亦自经死。）陈邦彦相应。清巡抚王莘与公有旧，因遗书敦劝剃发出降，略云：“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轲也讥之。先生何爱一毛，而不以利宗族乡党耶？”公得书，大骂曰：“老贼不死，乃敢侮孟子。”因答书责之曰：“两都继陷，三君蒙恤，王谓公为国大臣，必久已死，而尚存乎？岂不闻哭先帝于贼庭者为谁？而今欲以淫词污君子之耳哉？”莘大怒，遂会李成栋步骑万馀攻之。公三分其众，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战十日，力竭而败，围数匝，诸将议溃围出。公叹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遍拜诸将，自投野塘而死。时丁亥冬十月也，年三十有三。公诗才亢爽，于军中尝作怨愤诗百首。有云：“真同丧狗生无赖，纵比流萤死有光。”其志操亦可睹矣。同时死者：指挥安宏猷，灵璧人，战死；训导张瑜，割腹死；举人张洵、尹斌，自缢死；公之师林淳，同谋起兵者也，至是，被执不屈死。临难时，吟诗曰：“愿续当年李侍郎，遗言谢世报高皇。独怜一片精忠骨，不死沙场死法场。”噫！有死如此，若

公者，亦不愧师门矣。孙武事其主，里风衣蔽草茅棘。樊噲向其主者，暴掠，射十八口牛。宋主闻人曰于曾，尝五拿吴煜，怒目一。太祖中，于曾于殿上，受青面尉手举白幡，至主侧，是君主也。吴煜曰：「陛下云全椒吴煜，喜为诗，工乐府体。生平所著，皆集枚乘《七发》篇中字为之，即友朋书札，亦无不集《七发》者。闻国变，北向哭，取所为诗文拉杂摧烧之，断饮食五日，犹不死。其友钱熹重往视之，不纳。熹重叹曰：“吾本欲劝其知天命，今志决如此，则虽有苏、张之舌，亦难回其夙抱也。”至第六日，犹不死。煜乃自书小照成仁取义，及“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系诗八首，扼吭而死。其诗甚哀，全椒人士有能诵之者。

六 冷渭

冷渭，字又渭，号秋江，江苏丹徒人。国变时，兄子晋（名之羲，乙酉南都亡，子晋于六月二十三日成仁，年二十五岁）以参戎守曲阿，死国难。又渭年未弱冠，痛雁行中断，作诗哭之曰：“吾兄虽弱冠，忠义古人难。喷血千秋碧，操心一寸丹。旌旗落泗水，魂梦绕金坛。痛洒包胥泪，霜飞六月寒。”后以国事日非，遁居江上，以图史诗书自娱，终身不入城府。同里张玉书之父九徵（国变后，仕清），少与又渭善，及玉书贵（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者），屡荐之，又渭终不赴。晚年，重逢甲申，春日志感。有诗云：“燕子飞来柳絮天，人间芳草尚依

然。海棠花落东风里，此事伤心六十年。”又湄无子，尝馆于门人周生家。时年已八十馀，每晨，诸生必向榻前请安，又湄皆于帐中应之。一日，忽不应，搴帷视之，已逝矣。诸生惊号，周生至，又湄忽开目举手曰：“此事累汝矣。”复瞑目而逝。卒之前，有句云：“一身江上老，存歿义熙年。”后葬丫髻山下，题曰“遗民”，从其志也。著有《江吟阁集》，未知今尚存否。其诗多感愤之作，有《寄刘令言》七律一章，沈归愚录入《清诗别裁集》。诗曰：“关河霜冷雁南游，云物凄凉属暮秋。万里飘蓬犹作客，三年戎马更登楼。艰难阮籍穷途哭，憔悴江淹去国愁。为报他山摇落尽，风尘惟有敝貂裘。”

七 赵景麟

郡人赵景麟，字天生，诸生。（《明史》作布衣，误。）为人诚悫，贫不妄取。居恒闭户读书，人罕见之。丙戌六月，江东失守，题诗案上曰：“书生不律难驱敌，何处秦庭可借兵。只有东津桥（即东津浮桥，俗呼老江桥）下水，西流直指汨罗清。”誓死不食。顾以曾借友人金未偿为愧，委曲措置得之。次日晨起，袖所作历试经义，纳衣巾于文庙，诣友人家返金。友人熟知其贫，讶其返之速，叩之。天生不答，即往城东跃入江。渔舟惊集救之，江流湍激，浮尸竟去。力追，仅得及

焉。其家故知其以觅死出，遣人踪之。及之江上，友人亦至，乃共荡其喉，扼其胸，使出水，探其袖中，纸累累。良久得苏，舁之还家，张目不语，仍不食，其家计无所出。天生故授经太白山中，与其徒徐生相得。至是，闻其事，来探视，强舆之入山，欲令食，不可。则为谬语以慰之。或曰：“李长祥克绍兴矣。”或曰：“黄斌卿奉监国来恢复矣。”或曰：“张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溪矣。”天生闻之，即进食。如是者半年，谬语渐穷，而天生间出山中，问樵子辈以近事。则循发示之曰：“天下大定，复何问焉。”天生大恸踣地，即不复食。至冬尽困甚，气息奄奄而逝。其友华嘿农、高隐学（华君字泰，字无发。高君虞尊，别字隐学，曾以五君子事入狱，得救免。）私谥之曰节愍。（全谢山先生选《甬上续耆旧诗》，误天生闻闻贼之变，自沉于江，云云。而其《鮚埼亭集》有《赵节愍传纠缪》一篇，盖谢山纠缪之作。从华嘿农之《过宣言》及高隐学之《雪交亭》二集中考得之。《续耆旧传》未及修改也。近海上新刊之《甬上续耆旧诗集》并其误而佚之。注曰：赵秀才景麟，无传无诗，云云。其实该刊本由闻氏抄本印行，不知闻氏抄时，将原抄本删去十之五六，故多无传无诗，及有诗而未录其全者。并有将姓名误书，如全天授全美闲，误全为金；谢于宣，误宣为宾等，不一而足。而四十七卷李岩樵先生诗，竟删去十分之九。马隅卿先生廉，曾一一更正，且就所知者补之。至其原足本，初存湖上江氏，现藏西郊陆氏。纪天生传与诗，因注原本《续耆旧传诗钞》之误，且以告该刊《续耆旧传诗钞》者。而西郊陆氏所藏

之原足本，则亟宜付刊，一旦如有毁佚，非特谢山之真面目不可见，而吾郡文献，将有一部不足征矣。其后其子曰梁以樟，字公狄，一字储生，别号葭湖鶴史，学者称为鶴林先生。直隶之清苑人也，居大兴，鄖抚都御史梦泽次子。崇祯十三年庚辰进士，授河南太康令。次年，调商丘。时闯李犯开封，所过糜烂。商丘闻贼逼境，咸惶惧。公狄按行城堡，修守御，拓戍逻，凡渠答藺石炮弩之属无不具。数单骑走风雪中，拊循士卒。夫人张氏，四川布政司国锐女也，生有至性，识大义。至是，窥公狄惫，辄废食泣下，慰劳兼至。当是时，朝廷屡诏督抚杀贼，而督抚及诸将畏贼不敢战，倡议招抚。廷臣又各持门户，封疆益壤。郡县守吏多儒生，不习兵事，闻风则弃城逃匿，甚则奉印绶以降。公狄愤甚，语夫人曰：“吾为天子命吏，誓必灭贼，与城存亡。”夫人曰：“诺。”第日公狄佩刀，各奋衣而起。十五年壬午春二月，贼众数十万攻商丘，公狄与邑举人徐作霖、吴伯裔、伯胤守御攻围。一夕，公狄胄而进，拜辞其父中议公，与夫人诀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夫人亦泣，指所居楼示公狄曰：“尸我于是。”命老仆杨材积薪环其楼，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则火朝以举，夕陷，夕以

举，毋迟我死。”公狄胄而出，呼守陴者发炮石，颇击杀城外贼。贼稍却，夫人倾囊装，市牛酒以资军赏。垂七日夜，贼攻益急，仰射城上人，人颇死，鼓音四面不止，相惊以贼至。人马蹀躞绕城走。会知府某与贼通，贼以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胤死之，公狄被贼刃仆地。（《甬上耆旧续传》作自刎者，误。）夫人闻之，驱婢媵登楼曰：“我夫死矣，若得从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时白衣，系环于梁，将自缢，呼杨材举火，材哭，不忍发，夫人厉声叱曰：“汝忘尔主诀别时而背之耶！贼至，等死，毋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赎矣。”材伏哭，叩头举火，夫人死。从者三十六人，其慷慨赴义如此。一子燮，才九岁，随夫人登楼，火炽，哀号焰中，老妪急掖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脱归，以后梁氏。”从楼上推坠儿，仆王政负儿逃。是夕，邑民求公狄于乱尸中，救之，越三日，苏。以失事下狱，对簿中，创痕斑斑如雪。甲申，南走至淮，史阁部可法疏题职方郎中，赞画军事，以金陵方略并防淮刍议上庙堂，不报，即史公亦是之，而不用也。公狄见四镇跋扈，遂弃官隐，讲学于葭湖，从者甚众，如王洁、王源兄弟，皆出其门。兄以楠，字仲木，明经，倜傥有经世才。兄弟互相师友，偕隐湖上，力耕葭湖之田以自给。丁亥，仲木来吾郡，与诸豪杰游，归谓公狄曰：“甬上多志士，可往从焉。”公狄乃以庚寅至鄞，大喜。与高氏兄弟（斗权辰四、斗魁旦中）、万泰履安（晚号悔

庵)、周凤垣掖青(一字霜皋)、沈士颖喆先(一字心友)、董守愉次公、李邺嗣杲堂及林氏兄弟(时跃霞举，号荔堂，时对兰庵)相往还唱和。辛卯九月二日中夜，坐高氏斋中，盼渝洲水战信，侵晓报至，各恸哭，绝而复苏。公狄居鄞首尾三年，以癸巳还葭湖。又二年，仲木复来寻盟，其后竟相继卒。梁氏亲党，在清初皆官华要，累书招致，公狄卒不一动其心，其气节亦可想见。而夫人殉难后，缟衣尝形见，商丘人建祠于归德府城西南隅以祀之。董次公、李杲堂、葛同果各有挽诗，附记于后。

董守愉(字次公，学者称为长啸先生，鄞人，天启甲子举人，鲁王监国，官户部贵州司主事。王航海，次公杜门著书，甲辰卒，年六十九。有《读易》一钞、二钞，《卦变考略》、《易韵补遗》、《春秋简秀集》、《董户部集》。)

举世皆女子，天下何由亡。洒血征遗事，独负我烈皇。雌
蜿不可日，乳虎悉迷阳。城池失是非，仕宦若贾商。其臣再嫁
莫言耻，相戒断不死封疆。岂知冰霜姿，发愤在闺房。烈烈梁
氏妇，佐令官大梁。出兵守城与夫诀，卒闻城圮先夫丧。行姬
之手不汗粉，何待决绝全商量。危楼高赤甲一炬，已与日月争
光芒。即今萧萧风雨夜，犹有玉骨徘徊于其下。我曾痛读逊国文，
通洛桥边石有痕。云是黄观之妻翁为姓，池口人呕血成影
历秋春。仿佛夫人得其真，我明又有花将军。却死抱死身系孙，
变生赵姬绝相似。王政或是雷老之后身，例得借书贞信史。吾
将铁笔四千钩，吁嗟乎！梁子若死焉得闻。

编衣夫人歌

李邺嗣（原名文胤，以字行，又字森亭，学者称为果堂先生。鄞诸生，降臣谢三宾罗织遗绅。果堂曾两次入狱，卒以救免。乃日以著书为务，甬东诗社，延定甲乙，糊名易书，一联之赏，远近宣传。诗品刊落凡庸，不肯一语犹人。庚申卒，年已五十有九。有《笑读斋集》，又辑《甬上耆旧诗》。）

夫人张氏，梁公狄先生配也。死难事甚奇，先生使余辈赋之。因其著编衣自焚，后能形见，作《编衣夫人歌》：

高风飒飒动青楸，客子谁过芒砀游。
荒原唤昼只妖鶯，银轮有声知髑髅。
短莎新茁露金镮，女墙识是古商丘。

入城行到官舍头，此时雨黑地渐收。

放悲神妹驾素虹，羽飘蜚襯霜影瘦。

哭声入耳遂躑躅，客行却立更理眸。

纷若炊烟去莫度，道旁老叟引客留。

君无近前天女愁，云此本有县南楼。

当季茂宰称梁侯，梁公夫人节莫俦。

问客可曾识其由，叟欲重言声咽喉。

忆公移治旧中牟，垂帘八日贼犯州。

书生力御手执矛，顾谓妻孥善自谋。

夫人慷慨涕不流，编衣密制夜火筭。

果闻城陷铜马蹂，登楼入拜妾尤。

投环遗命疾举楫，阖门忠炯吐郁攸。

公砍不死八日瘳，香骸鬼护尚可求。

至今风雨频啾啾，土人祠下醉浆喉。

客闻语毕泪若浏，自传贼起二十秋。

大河南北无尺砾，文臣误国等俳优。

将军十万弃儿辇，全躯保室真良筹。
贞心谁与夫人伴，一觞立起醉浊醪。
古传所扬有此不。
北平梁公狄同年，客游四明，制芰纫兰，束然同子真之隐。
及谈畴昔颜色殉难事，相对欷歔，不禁忠愤勃发矣。因出张孺人行述示予，予叹服义烈，作长歌挽之。

葛世振（字仞上，号同果，鄞人。崇祯庚辰，廷试一甲第二名，授编修，充日讲，以省亲假归。甲申后，结庐光溪之滨，杜门不出，自称曰“寒铁道”人，私谥文节，著述汗牛焉。）

读史抗怀综奇烈，濡毫快染英雄血。

睢水澌澌不竭澌，张许忠风星汉揭。

有心男子耿耿贤，国中大义尤夐绝。

灏气磅礴挺坤贞，松成铁兮筠成雪。

懋襄治邑莅岩疆，櫼枪在见逼虎狼。

婴城誓守夫子志，臣泣亦泣性凝霜。

白襦曜翠为表洁，不恋绣带系明珠。

同心血洒戎轩纛，偕君患难谊无忘。

雀鼠食尽鼓声靡，孤臣力竭身先毁。

南面再拜酬国恩，相从地下吾分耳。

巫山焰发玉芝焚，光燄青霄烟花紫。

二十餘魂并作焱，白日沉霾色不起。

呜呼！臣尽忠兮妻尽义，宝刀折兮香泪坠。

中牟路前尘满飞，留取丹心照金弭。

我昔闻变在燕都，诔辞抗楚酒醉地。

粉黛之中钟全人，名谋彤管有何愧。

梁君矢死气凌旻，天扶未丧无终论。
商民瘞骨同戴父，救苏残喘报其仁。
今日芒鞋傲湖海，血痕渍处目几瞑。
相逢擦泪涕如雨，剑芒欲碎视此身。
暗冥兰帷破镜求，杜宇声中霜镜秋。
深夜梅花怜素影，芳魂梦绕碧山幽。
君不见吾乡六忠庙貌焕红日，睢阳旌旆尚仿佛。
况乃簪佩蔚奇珍，贞珉永丽汎水流。

九 王翊

王翊，余姚人，字完勋，诸生。幼有大志，日课《三礼》六十行，《春秋》四十行，各诵三十遍，不熟不止。好驰马剑槊，居恒衣短后衣，与田夫野老杂处，望之恂恂，而实强毅有智略。国变时，恸哭于路，为烈皇帝位供诸堂，日夕哭临，人目为义士。鲁王监国绍兴，以兵部主事征。浙东溃，完勋毁家集余姚、慈溪两邑义士千五百人，结寨于四明山，时出袭击，斩获甚多。与邑人冯京第再破上虞，遂号大兰洞主。治军收赋，设官分职，井然有序。浙东各山寨四起应之，与清兵相持，鲁王以为兵部侍郎。兵败，避入海。旋又入内地招募，图再举。被执，不屈死。有《王烈愍集》二卷。

一〇

陈邦彦

陈邦彦，字会份，一字令斌，广东顺德人。少以文行负重名，居县北之锦岩，学者数千人，称岩野先生。年四十，所试不售。甲申之变，走南京，上《中兴政要书》三十二策，万七千言。（清潘锡恩芸阁辑《乾坤正气集》计百有一家，有公之集三卷。）书既上，不报。弘光登极，诏试诸生，公年已四十有二，领恩荐。次年乙酉，登贤书。隆武二年丙戌，迁兵部职方司主事。苏观生立唐王，改元绍武，授公兵科给事中，公不拜，变姓名入高明山。俄而李成栋、佟养甲袭广州，唐王及苏观生死之。丁亥九月，公之南海之九江村，适陈公子壮奉母遁迹于此，相见大恸，因合谋起兵，（按公系弘光时孝廉，他书言其以诸生起兵，误也。全谢山《鮚埼亭外编》四十七卷十六叶，有答弟子问曰，陈邦彦，孝廉也，得之。）屡败清师。养甲患之，以轻兵袭公家，执妾何氏及二子和尹虞尹，令作书招公。公判其书曰：“妾可辱，子可杀，身死朝廷，义不私妻子也。”养甲怒，杀其妾与子。公走三水，道经清远，指挥白常燦反正，以城奉迎，遂入清远，与门人朱学熙婴城固守。九月，清远破，白死之。公率死士巷战，自晓及午，首被三刃，左右死伤略尽，走朱氏园中，见学熙自缢，拜而哭之，题诗于壁，赴池中。清骑适至，引公出，曰：“我陈兵科